



【编者按】

渔阳里是条普通的上海石库门弄堂，却有两幢小楼极不普通。老渔阳里2号和新渔阳里6号，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历史以及活动紧密相连。相对于后者，这些年来老渔阳里2号似乎有些“低调”。在此居住40年的赵文来一家，与这幢充满传奇色彩的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为了推进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，有关部门决定对此地进一步保护修缮。今年10月，随着赵文来等住户搬离，围绕着它的未来，人们有了更多期待。

搬进老渔阳里四十载 赵文来与一段历史结下善缘

苦心学党史 “变身”义务讲解员

40年来，赵文来都住在老渔阳里2号（今南昌路100弄2号）。这间特殊的石库门老屋门口挂着“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旧址”的铭牌。这里是陈独秀故居，一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的驻地。

赵文来坚持担任义务讲解员直到今年国庆节最后一天。根据相关安排，他们一家搬离了这处“有灵魂的老房子”。

青年记者 周胜洁



赵文来住在南昌路100弄2号已有40年。

青年记者 施培琦 摄

告别·重逢

他不会和渔阳里沉淀的历史告别

曾经一位北京来的老先生拍着赵文来的肩膀感叹：“你这幢房子是有灵魂的。”赵文来现在想来，的确很有道理。这间屋子承载了历史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，他和家人住在这里，逐渐也产生了崇敬、敬畏之心。他深知，终究有一天，他会离开这幢有灵魂的房子。

离别，就在今年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，根据相关安排，赵文来和老伴在这天告别了这处老屋，搬去了浦东。搬走的前一夜，老赵难以入眠，内心的不舍在翻涌，他在屋里转转悠悠好几圈，一整一整已经打包整理好的行李，也再瞧瞧陪伴了40年的老屋。

大半辈子在这里度过，儿子在这里出生，甚至因为这间屋子和这段历史，让赵文来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，结交了不少朋友。

赵文来有位南京的朋友，他是从报纸上找到老赵的名字，辗转得到了他的联系方式。他特意前来上海拜访，却不巧赵文来因为身体原因住了院。

2个月后，这位友人又再次专程前来，还带了家乡特产酱菜，犹如老友一般的见面让赵文来心里暖洋洋，“他们那么热情，而我又没给他们什么，想来真的很不好意思。”

另外有位奉贤的集邮发烧友，自发印刷了这段历史的首日封，也会带着首日封特意来南昌路看老赵。

这样的相遇，都是因为老渔阳里2号，因为陈独秀和建党这段历史，赵文来感叹，这是结下的善缘。还有更多的人虽说只是一面之交，但与他们热情攀谈之间，也让老赵十分开心。

离别的当日，赵文来和老伴一早6点就起了床，最后坐在搬场车的副驾驶座上，老赵探出头，看着居委会给房子贴上封条，告别。

从浦西到浦东，从石库门到社区楼房，赵文来和老伴还在适应新环境，一开始他俩连出门买个日用品都摸不着北，年纪大了需要去医院，听邻居说，最近的医院需要坐好几站公交，老赵也准备提早去踩踩点。

以及，他们还不习惯家门口如此安静，心里总是空落落的。

对于不跳舞、不打麻将、少有社交的赵文来说，搬家后他唯一不会放弃的便是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，这是他学习知识、交友沟通的好平台，是他退休生活的寄托。

心中，赵文来对南昌路100弄那条小弄堂依旧难以割舍，他已经想好了，如果将来那里有了新面貌，他一定经常回来看看。

相遇·结缘 40年前他和一段历史产生了不解之缘

走在南昌路狭窄的人行道上，在100弄门口一拐弯，就踏进了石库门里弄。脚步不自觉会停在100弄2号的门前，因为白色外墙上青石色的铭牌很引人注目，上面刻有“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旧址”等字样，这处1980年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铭牌镶嵌在略大一圈的大理石碑上，被嵌挂进白墙中。有了这块铭牌，好似标明了这间屋子的与众不同。

屋子40年来的主人叫赵文来。

这位71岁普通的退休老人，曾经是机床厂的一名工人，他不曾想到，在1978年，他搬进这间石库门房子后，就和一段历史产生了解之缘。

更早之前，赵文来夫妇和老父亲蜗居在一间9平方米的屋子里，妻子

怀了孕，小屋越发显得逼仄，根据当时单位分房，这家“困难户”被分到了南昌路100弄这幢石库门房屋的底层，2间小屋。他们的邻居，都来自粮油系统、环卫系统、文化系统。

当帮忙搬场的师傅踩着黄鱼车带着他们进入这条小弄堂时，赵文来突然发现镶嵌在门口的大理石碑，上面的阴文刻字中，有着“陈独秀”的字样，他才知道，原来那个被称为“五四运动总司令”的陈独秀也住过这里。

至此，这幢坐北朝南双开间的老式两层石库门楼房与赵文来一家结了缘。原来的客堂被隔出了一道墙，进门左手边第一间和穿过小天井的右手边厢房是赵文来的家，一共19.5平方米。

里厢房和后厢房曾住着赵文来妹

妹一家。楼上原本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和书房，如今也住着其他人家。

在赵文来卧室的白墙上，至今还嵌着另一块大理石铭牌，刻有介绍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，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。一九二一——二三年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。毛泽东同志一度也曾在这里工作。

原本，赵文来在这里放置了五斗橱，但橱上竖着的镜子却挡住了铭牌上的介绍。思来想去，老赵深感不妥，干脆把镜子拆卸下来。

后来老赵量好尺寸买了新橱柜，铭牌下就放置一张双人沙发，进屋后一眼就能看到铭牌和介绍，不影响有意想进门参观、了解这段历史的陌生人。

学习·讲解 他成为一名随叫随到的义务讲解员

“读书的时候知道陈独秀这个名字，但要细说那段历史，我真的没概念。”

刚住进屋子后，赵文来也会为不了解这段历史感到无奈。

家门口常有陌生人来访，或是站在门口看看墙上的铭牌，或是透过虚掩的黑色石库门努力向里张望。直到中外来访者来过几拨后，赵文来才逐渐意识到“老渔阳里2号”的历史地位。

这期间，赵文来也会接到文保部门的电话，说有专家学者来参观。于是，并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赵文来开始了现场求教加自习。

真正开始系统学习这段历史，是2014年。赵文来加入了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。研究会每两周都会在街道党建中心召开一次讨论会，其中不乏老专家。

赵文来知道自己“肚子里没货”，所以积极参加，一次不落，每次去参加讨论会前，他还会和妻子嚷嚷上一句：“我读书去啦。”

通过讨论会，他知晓了陈独秀、俞秀松、陈望道和建党的历史，也认

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。讨论会一开就是2小时，但结束时，虚心聆听的赵文来总觉得意犹未尽。从老专家的谈吐间就能感受到信仰给予他们的力量，他觉得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。

“这里是老渔阳里2号，陈独秀在这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，这里是初心发源地。”逐渐的，赵文来有了自己的解说词，站在门口的铭牌旁边，他也能和不同的来访者聊这段历史。

这两年，老屋外出现了不少青少年的身影。赵文来曾经遇到一位父亲带着上初中的女儿专程从北京到上海，因为父女俩对共产党成立和陈独秀很感兴趣，特意来到老渔阳里2号瞻仰，赵文来得知后还热情地将他们引进屋内参观。

大学生也接待了不少。复旦、华师大、上大等大学生会因为专题活动来到现场教学，往往一来就是二三十人、四五十人，挤满了整条弄堂。

每当这时，赵文来更会重点进行宣传，原本不善言辞的他说的每句话都出自真心。“我还特别给华师大的学生强调这段历史，他们以后都是教师，

教育下一代的重任都落在他们肩上。”

前几年，赵文来家门口的白墙上出现了一张小小的告知书，告知有急事电话联系，他将自己的手机号也写在了告知书中，这之后他完全成为一名随叫随到的义务讲解员。

无论是出门买菜，还是在大世界附近的岳母家里照顾老人，一旦接到电话，只要情况允许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回家，哪怕对方只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。

而只要赵文来在家，一听到门口有声响，他就会起身开门看看，这已经成了他40年来的习惯。

“进屋参观方便吗？”每当对方不好意思地征询时，老赵总是很豪爽地邀请他们进屋：“不要紧的，我全开放，放心进来看好了。”

家里成了参观地，老赵坦言，说没影响那是假话。因为他和妻子身子骨都不算硬朗，有时中午刚躺下，有人敲门，他们就不能休息，但要让他们拒绝又于心不忍，“别人是兴冲冲来看这段历史，总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，这不是待客之道。”